

舌尖上的格魯吉亞

第一次吃格魯吉亞菜是在維也納的Alaverdi，來自阿塞拜疆的同學聲稱是為了給我們接下來的格魯吉亞之旅做好胃的熱身。當晚的食物與紅酒得到了各個國家同學們的好評，讓大家對此行期待萬分。

待親身來到第比利斯，更是對普希金曾說過的「格魯吉亞的每一道菜都是一首詩」不能同意更多，並後悔為何這麼多年都沒有發現這國的寶藏菜系。

厚皮厚褶的包子Khinkali是在格魯吉亞這半個月「上枱率」最高的食物，不管是開在地下室的那種街角小店，還是金碧輝煌的宮殿般的餐廳，都能見到它的身影，絕對稱得上是國菜。這個厚皮包子和新疆的傳統美食薄皮包子口味異常相似，餡料混合了牛羊肉、洋葱、黑胡

椒和孜然，調味重口。和蒸熟的薄皮包子不同的是，Khinkali是煮熟的。因為餡裏有灌湯所以必須要趁燙吃，抓着封口的粗柄，咬一小口，吸出湯汁，然後一口幹掉，肉香立刻在口中爆開，一日三餐或是宵夜吃都很合適。

兩邊尖中間圓的Khachapuri可以說是格魯吉亞版pizza，芝士加雞蛋是最常見的組合，也有各種烹飪過的不同調味的肉類和燉菜可以選擇，吃一個就能解決一頓飯。Chakapuli是用白酒燉煮的軟嫩的羊排，在各類香料的綜合調味下，使這道燉肉的味道非常高級。格魯吉亞人很善於用各類香料，Kharcho也是一道調味很高級的牛肉濃湯，淡淡的核桃香和高調的茼蒿香完全不衝突，如果配上中國米飯，那才是「神仙組合」。而且在許多餐廳，高質素的傳統歌舞表演都讓每頓飯升格成聽覺、視覺與味覺的多重享受。

（格魯吉亞之行，完）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格魯吉亞美食



「佳節快樂」的背後

相信很多人的電郵信箱內和我一樣，在這個聖誕假期都收到了很多商家發來的祝福郵件。「聖誕快樂」、「Merry Christmas」這些都是常見的祝福語，而有一封某間銀行發來的「Happy Holiday」的祝福郵件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果然是跨國企業，遣詞造句之中都透著一種國際級的小心謹慎。據說這種表述起源於西方基督教世界，他們擔心在聖誕期間，對非基督教信仰的人說出「聖誕快樂」會冒犯到他們，所以就開始使用較為中性的「Happy Holiday」。而中性的背後，正是我們大家所逐漸熟悉的「政治正確」。

此前，身在香港對美式「政治正確」並沒有什麼切身的感受，只是能夠通過各種美劇的角色選擇「管中窺豹」一番。比如群戲比較多的美劇，男、女主角是白人且大多樂觀向上，配角部分就開始承擔「政治正確」的任務了——黑人是必須有的，然後拉丁裔、亞裔最好也

配上，再給其中一些配角安排上LGBT的身份就更好了。不但今時今日的美劇必須如此，連多年之前的作品也難逃「魔掌」，此前專欄中就提到過HBO因劇情刻畫「種族歧視」而下架《亂世佳人》、《老友記》，製片人為二十年前選出六位白人擔任主角而道歉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在美利堅被奉為圭臬的「政治正確」，在香港卻沒有那麼嚴重，大街小巷還是一片「聖誕快樂」。我雖不信仰佛教，但若恰逢佛誕之時，有位佛教徒對我送上「佛誕快樂」的祝福，我也並不會覺得被冒犯。就算宗教信仰不同，對方在過自己宗教性節日的時候，只要知道對方是出於善意而送出祝福，又會有什麼問題呢？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歸途曲折

來我校訪學的X終於回國了。二〇二〇年夏，中美間航班因新冠肺炎疫情銳減，一票難求。十月美國航空公司AA宣布復航，她好不容易訂到票，但時間一改再改，最後定下十一月十一日飛。然而，十一月六日起，歸國人員必須提供四十八小時內核酸和抗體IgM「雙陰」檢測報告，獲取綠色健康碼方可登機。我校地處美國中部小鎮，本地可做核酸檢測，但一時無處能做抗體檢測。國際處Y到處打聽，最後找到離我們開車四小時的一家診所。十一月九日Y帶X去檢測，一日在路上花了十幾小時。十日拿到了結果，X將報告用微信上傳給中國領事館。但因一份沒標「PCR」、另一份無取樣時間，未獲批准。X、Y焦急萬分。報告修改後，十一月十一日早上再次上傳，微信又出了問題。我給領事館打電話，他們表示接受電郵提交。但X拿到綠碼時登機時間已過。之前所花的時間、精力白費了。

Y為X改簽到十一月二十五日飛中國。我安慰X：有關流程摸清楚了，下次更有把握，休養生息兩周也好。可是接下來更令人哭笑不得。十一月二十三日，Y找到離我們開車一小時的另一家實驗室給X做檢測，結果核酸陰性，抗體陽性。美國醫學界認為IgM出錯率高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但中國的章程必須遵守，X不幸再度鐵釘。

AA又突然取消十二月赴華航班。Y無法改簽，花五千多美元給X重新買票，安排她再次檢測、入住機場賓館、上機。幸虧大學承擔一切費用，提供所有幫助。經歷兵荒馬亂的打點行李和航班延誤後，她的航班終於在十二月十八日夜飛往上海。二〇二〇年人人不易，願X歸國後早日結束隔離，與家人一起迎接農曆新年。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流調」的溫度

這幾日，內地各地又有零星新冠肺炎病例出現，密切接觸者也引起關注。在朋友圈看到兩位「密接者」的流行病調查情況（下稱：流調）。兩人都住河北燕郊。其中一位早晨八點自駕車到北京望京地區上班，中午在單位附近用餐，晚上九點下班，開車返回燕郊住所。我從電子地圖查了一下，單程約莫四十公里。另一位晚上九點坐地鐵和拼車返程，在路上花費兩個小時回到家中。算上通勤時間，他們每日為工作花費了十四五個小時。

燕郊被戲稱為「睡城」，住着幾十萬在北京工作的年輕人。此前，曾有些媒體報道過他們候鳥式生活的故事。網上還一度流行「996」這個詞，指的是上午九點上班、晚上九點下班、每周工作六天的生

活。

不過，和這些辛勤奮鬥的故事相比，疫情篩查下的「密接者」顯然更為隨機選擇，流調的文字平鋪直敘，不動感情，濾掉了理想、拚搏、堅韌等「大詞」，冷靜地把生活最枯燥或許也最本質的東西擺在人的面前。它是如此不容置疑，帶來了某種特殊強大的衝擊力，讓人在疫情之外多了一份深思，感受到生活的溫度。因為，我們在時間的輪迴中看到了生命在人間的跋涉。

古人寫史有「常事不書」之說。日常之事、凡俗之人，最易遭到忽視，湮沒在歲月之中。不過，俗話說，凡事經不起算細賬；又說，魔鬼藏在細節中。生活的細節一旦被抽象成數字，會像雪球滾動一樣

「搖滾中年」邱禮濤

有人說邱禮濤是「爛片王」，也有人尊稱他「邪典大師」、「香港電影裏的社會學家」，但在筆者看來，如果有一個詞可以一以貫之地形容邱禮濤，那就是「搖滾」。香港電影圈的搖滾樂迷不少，大家都知道，比如王菲，比如前些年組建了自己的搖滾樂隊但飽受爭議的張曼玉，又或者是出現在內地搖滾樂隊Joyside紀錄片中的「香港樂迷」吳彥祖……但要說真正參與到搖滾樂歷史中，並有所貢獻的，還要數邱禮濤。很多人都看過九四年紅館那場石破天驚的「魔岩三傑+唐朝：中國搖滾勢力演唱會」，但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場演唱會是邱禮濤擔任剪輯並參與拍攝的。

邱禮濤早期的電影不管好片爛片，都

充滿張狂、血腥的氣質，與他當時「搖滾青年」的風格十分胞合，而如今隨年歲變遷，晉升「搖滾中年」的邱禮濤又怎樣了呢？也許可以到他的新電影《拆彈專家2》中尋找答案。

因第四波疫情造成戲院關門，《拆彈專家2》目前尚未能在香港公映。但電影口碑已經在內地發酵，引發各界的熱議與解讀。電影圍繞一個人一件事展開。人，是劉德華飾演的潘秉風，一個左腿殘缺，失去記憶的人，他在《拆彈專家》與「恐怖分子」的重重記憶中迷失，是一個典型的受身份問題困擾的人物。而一件事，則指一起連環爆炸案，恐怖分子最終的目的是炸毀香港機場。

如果問「搖滾」最重要的一個精神是

苦瓜

終於來到二〇二〇年最後幾天，回頭一看，這年是怎樣撈過來的呢？近年某些機構會於年底選出一個漢字或英文字來概括整年狀態，本年的結果分別有「疫」或「悶」字，但亦有外國機構例如《牛津字典》未能選出任何一個字來。對我而言，這星期決意以「苦」字作為專欄主題。

小時候，我是一個偏吃的孩子，最愛吃雞腿、鮮蝦等純肉食；最不爱吃醃製菜類，例如梅菜、冬菜等，總覺得味道太濃烈。就像大部分孩子般，我亦不太吃蔬菜和瓜類。我父親卻是什麼也吃入口的人，從不「揀飲擇食」，但唯一的飲食原則是：先鹹後甜。父親不論吃飯菜抑或吃點心

，都總是先吃鹹點或辣味，任何甜點都要放至最後才吃。他覺得若是先吃甜味，便會削弱味蕾感覺，並且擾亂胃口，有礙健康。直到現在，我都不多吃甜點。即使要吃中藥的苦茶，我也不用吃甜果佐藥。

成年之後，我成為素食主義者，對於酸菜類不再抗拒。從前我不吃的苦瓜更是現在的至愛。中國人對文字有很高的敏感度，苦瓜的本名很悲涼，故此又稱為涼瓜或半生瓜。其實我完全不覺它有苦味，只覺它入口甘甜，涼瓜炒蛋容易烹調，價錢便宜，在中式餐廳亦是一道常見主菜。

多年前，陳奕迅有一首粵語流行曲《苦瓜》，深情地說明了苦瓜與人生的關連

音樂長命百歲

排練廳。該團慶祝成立四十年，李先生是座上客（附圖），也是我有幸首次近距離與傳奇的Tom Lee握手問好。

第二位世紀音樂長者是我在夏威夷大學的恩師芭芭拉·史密斯教授。六月份足一百歲的教授原籍加州，一九四九年任紐約伊士曼音樂學院完成鋼琴碩士後加入夏大音樂系，開始鑽研夏威夷和亞洲音樂，更成為第一位白人女性演出夏威夷鼓藝，同時掌握中、日、韓的箏文化。在她的主政下，學院一九六〇年成立民族音樂碩士課程，培育幾代權威。我到校時，教授已經退休，但仍擔任我的論文老師，指導研究「文革」時期音樂。時至



今年疫情肆虐，已退居在院舍的她以一百歲高齡指導博士生。這種精神讓我們有幸受教於她的無不感到自豪和鞭策。

三位百歲音樂人瑞年紀最小的是八月滿一個世紀的陸欽信老師。被

情牽露宿者

Boxing day一大早，我同青年義工隊來到大角咀。大家手裏提着煮熟的雞蛋、成串的香蕉、簇新的毛毯、厚實的睡袋；幾名身強體健的九十後男生提了幾大桶礦泉水，並帶上若干紙杯。在楓樹街花園，長椅上躺着三四個露宿者。

許是剛剛睡醒的緣故，當大家把物資輕輕地放在他們身邊時，他們的反應有些木然，只有一個五十歲上下、頭髮幾乎掉光了的阿伯大聲地說着「唔該晒」。

走出花園，穿過歌詩舞街，來到晏架街天橋。天橋底下，三個一堆，兩個一團，坐滿了中年婦人和老嫗。與剛才公園裏撲面而來的尿騷氣迥然不同，這個露宿者群體似乎更有「組織」，看上去她們已經有了一定的過冬物資。義工隊員們為她們逐一地倒水、遞上水果和雞蛋。阿婆們說，她們以拾荒為生。而我則從她們不捨的眼神中，讀出了孤獨和無奈。

我們又來到櫻桃街人行隧道。在這裏，用紙殼箱搭建的小窩一個擠

，最終變成別樣而巨大的力量，滌蕩我們的思想和觀念。

大數據累積瑣事與細節，而民生大計藏焉。以我愚見，比起那些用算法推送的推銷信息，大數據技術更重要的用處還在於精準探測百姓需求，用於日常生活之改造。譬如，一座城市規劃一條公交線路，究竟需設幾個站點，又該設在何處；再如，建一個街心公園，開幾個入口最經濟，又該朝哪兒開；乃至於路旁擺多少個垃圾桶，一架紅綠燈時長之設定，都不妨先將大數據再畫圖紙。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什麼？恐怕不少人會回答：憤怒。「憤怒」也成為《拆彈專家2》的重要台詞與貫穿全片的一種情緒。劉德華形容自己扮演的人物「因為缺陷，變得十分悲觀、計較、敏感」，人物時常情緒失控，怒氣沖沖；此外電影還通過一次次轟鳴的爆炸，同樣達到宣洩情緒的目的。但除了憤怒，搖滾樂更可貴在於反思與自省，我們看到人到中年的邱禮濤，在電影中除了憤怒，還有克制。當潘秉風最終以自己作為導火線炸毀青馬大橋，保全了機場的安全時，觀眾感受到了「爽」之外，更多思考的空間，正如結尾台詞所寫，機場最終沒有被炸毀，「因為一個人克制住了憤怒。」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真想不到當初我們也討厭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愈來愈記掛，開始時捱一些苦，栽種絕處的花，幸得艱辛的引路甜蜜不致太寡……」每個人的生活習慣都不盡相同，即使不是人人都愛吃苦味，但總不能完全否定苦澀是其中一種人生味道。所謂「先苦後甜」不無道理，據說先嘗了苦味，舌頭其後感到的甜味便會更加突出。《苦》歌尚有這樣一句歌詞：「做人沒有苦澀可以嗎？」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譽為上海音樂學院附中「作曲科之母」，一九五四年開始教授和聲等音樂理論逾三十多年，學生桃李滿門，包括指揮家陳燮陽、作曲家奚其明、前上海音樂學院院長江明淳、上海音協主席陸在易等。生日當天一眾昔日學生與老師共聚慶賀，場面動人。陸老師三十年代從北京老家到上海，師從中國首位耶魯大學畢業的音樂先驅黃自教授，為此她很可能是唯一仍健在的黃氏弟子。

趁二〇二〇年即將結束之際，以此文祝願百歲音樂長者們健康長壽，新的一年萬事如意。

樂間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着一個，粗略數一下，足有三十多個。隱藏在紙殼箱之間的面孔，有年過花甲的本地老人，有腿腳不便的東南亞大叔，還有一個瘦得皮包骨的年輕人，身邊依偎着一條不知名的土狗。青年義工們悄悄地留下了睡袋和厚襪子。年輕人還特意向我們要了一杯水，然後攬過他的狗，餵了起來。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